尋找李若梅

李若梅

不知有多少人會玩這個遊戲，就是上網「搜尋自己」。

這眞是蠻有趣的，因爲不但能找到自己，還能找到不少與自己同名同姓的人。一群同名同姓的人，卻分布在五湖四海，操着各式各樣的行業，有着各式各樣的身份，好像孫悟空拔出來的一撮毫毛化成了無數的老孫那樣。

我「搜尋自己」的結果，不但搜出了不少眞實的李若梅，還搜出了很多虛擬的李若梅。

最知名的一位是台灣的播音人，曾獲廣播金鐘獎最佳導播，看來「播迷不少」。其次是一位台灣兒童畫畫家，她是馬祖芙蓉海畫會秘書長。還有位商界女強人，穆迪台北辦事處助理副總裁，還有一位網絡專家。

內地的李若梅也不少，最知名的是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常務副秘書長，還有廣東省市政園林局辦公室副主任，廣州中山紀念堂的管理處主任，山東省總工會生產部部長，珠海時裝設計師，脊椎病專家，眼科專家，放射學專家等。這些李若梅都很優秀，而且老的少的都優秀，有中國國際少年兒童漫畫大賽的得獎人，也有西安中國科學院的離退休幹部先進獎得主，還有南寧市優秀青年技術人才獎得主，令我與有榮焉。

此外，在很多學校的網站內都有老師和學生叫李若梅。至於虛擬的就更多了，十多部網上小說的女主角都叫李若梅，當中甚至有艷情小說。這又令我不禁慨嘆：天！我的名字怎麼就那麼俗！

呼之欲出

坐下來想了半天

葉　輝

魚在藻

有一年跟一幫不相識的人聚合於成都，然後一起包車到九寨溝。如今打開地圖，才發覺那是一段蜿蜒的旅程，繞過群山，繞到天涯，繞到夢的盡頭，坐下來想了半天，才驚覺四分一個世紀畢竟過去了，記憶中的陌生人都不免老了，不老的只有記憶深處的地方。

坐下來想了半天，便想起在成都看不見山，汽車出了市郊，極目平原，盡是連綿無際的嫩黃菜花田。車至汶川，逆岷江北上，才隱約看見連綿的山形在霞氣裡橫亘前路，人在層層疊疊的山溝裡夢遊，一會兒穿過黃土河谷地帶，一會兒橫越懸垂在岷江的木橋，一會兒穿過似無去路的群山夾縫，一會兒又轉入藏民聚居的寨子；群山在車窗外流動，有時當頭罩着一片昏暗，有時遠方一角天空忽爾豁然開朗……來來去去都是光影浮游的小片段，沒完，沒了。照片裡的少男少女如今哪裡去了？想不了一會兒，窗外已是暮色蒼蒼了。

坐下來想了半天，便想起一個關於入山的故事：一對年輕夫妻住在山下，一日，丈夫上山採藥，說好黃昏前回家，在山上見兩老者下棋，一局既畢，那位丈夫見天色漸暗，便匆匆下山，回到家門，只見草莽叢生，並有一婦人石像，打聽之下，才知道三百年前婦人站在那兒等候夫歸，變成化石。故事還沒說完，車廂內響起一片女孩子的「噓」聲。

官腔

雲家洛

笑語風雲

「我對我說的話深感抱歉，並願意把說話收回。」一言既出，歷史不會忘記，漫漫時間長河中，究竟如何能「收回」一句話？

「政府提供的服務有改善空間。」有什麼東西是完美得沒有改善空間？

「我們過去一個月來，沒有接到下級呈報的事故報告。」政府掌控龐大資源，你們不懂得主動去調查嗎？

「我們會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即是說有多個政府部門負責，亦代表每個部門都不負責，研究期間，不予置評，不要再問。

「我們會徵詢各方面意見。」這個政策有六個方案、那個新政有八個選擇，說徵詢意見，那麼政府自己的意見呢？

「我們會正視這問題，盡快進行檢討。」檢討、徵詢、研究，即是按下不表，希望不久以後，大家一起遺忘。

「我們會加強巡查、加強檢控、加強執法、加強教育。」每次大火、塌簷篷、掉鋁窗後的標準答案。

「政府的既定政策是……」重複一次政策，就裝作回應了問題、應付了批評。

「假設性問題不回答。」「我不排除這機會。」「我們會密切留意。」高官不難做，熟讀這些對白，就能避免出錯，保住權位。「對不起，請大家給我一個機會。」錯了就認，這才算是由衷之言。

有此一劫

黃子程

傳媒按摩

跟這個房子相處許是已有三四年了吧，到今天，我的床和我的睡，還是很有問題。至少，每晚在這房子的床上睡，總是睡得不好。搬來這裡，似是未有一覺好睡，第二天工作，精神難免差勁一點。

我開始想起朋友所說的風水問題。

吾友是風水專家，已是城中的高人，平日隨意助人看看樓房內裡的設計和布置，已足夠豐足的生活開支，他現在連專欄也不寫了！要知道他的生活大概，已經毫無切入點。風水家，一切都是神秘。他曾經有意無意的向我灌輸一個道理：人生何處不風水、不堪輿？道理只在一個自然、舒暢、隨機、隨意上而已。

然而，他的自然與我今天的床和睡，可是二律背反？

另一位朋友自己沒有宗教信仰，卻堅持認爲有滿天的神佛，萬事萬物都有一個主宰，他的聖信演成生活上的全面包容：你有道理，他有道理，誰都不可欺侮。每次他都跟我訴說冥冥之中的運命，看來，風水那一套，他也是高度尊重的。

我既無滿天神佛，更無待奉宗教的情操，思想上早就成爲「樸素（或粗淺）科學」的學生，對於風水學，在朋友的指點下，竟然也覺得很有「樸素科學」的一面：棲居的方向、睡的姿態、床的設計，早就決定了我合該有此一劫。

追尋一個夢

葉特生

生命特寫

在人生的片段中，總是有喜有悲，有時順境，有時厄運，但最可怕不是倒霉與窮困，而是心境處於莫名其妙的疲憊狀態：感興趣的事物變得無趣，吸引過你的也不再吸引，連使你發怒的也不再激怒。

無知無覺，麻木不仁，住在天堂也是地獄。怪不得人說：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大多數人住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不再有風景的地方，一切習以爲常，沒有挑戰，很安全，卻失去好奇和動力，說是行屍走肉，也不爲過。我們不是尋找安全之處嗎？找到了，卻厭倦了，何等矛盾，生命平淡沒激情，不想活了。曾有雜誌社做過調查：假如有得選擇，你想幹什麼？幾乎百分之百，不想做現在的自己，不管在他人眼中看有多成功。人到這極度不滿足時，其實就是時候去尋找另一片風景。人生要間中轉換跑道，也要轉換看台，若果只是驢子推磨，轉來轉去同一塊範圍，豈不悶到發慌？去遊山玩水，其實是在目前的沉悶中換一個場景，美其名說「充電」，當然是治標不治本。

每個人身體裡都有着對浪漫的渴求，就是撇開一切身外之物，一切的人事包袱，一切世俗憂慮，去追尋一個夢。這片風景，不是外在的，即使賺夠了錢，買了個山明水秀的別墅，還是圓不了夢；夢是非物質的，對眞善美的追求，對人文關懷的追求，是付出的，是寂寂無聞的，超乎名利以外，那兒沒有籌款，沒有推廣文章，也沒有電視訪問，沒有偉大轟烈的工作，做到了一己卑微的奉獻，即使千辛萬苦，盡其在我，百折不回，這就是圓夢。

角色轉換

陶　然

全場在安靜中帶着一點躁動，我們被安排在側面一排的座位上，忽然響起一片掌聲，還沒見人，我們就知道劉延東來了。劉延東今年春離開任職十幾年的統戰部長職務，改任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的國務委員，十足是女強人本色，但不是「鐵娘子」形象，她的力量，表現在柔性能幹上，她走到我們面前，伸出手來，一面握手，一面滿面笑容地問：是老師吧？一旁的書記代答：是校友。旁邊記者不失時機地卡嚓卡嚓拍下鏡頭。

她在講話中提到，北京師範大學的校名是毛澤東當年題的，還有北京大學也是。這個我們早就聽說過，後來北京絕大部分高校校徽也都是毛澤東的手筆，不過都是集字集起來的，並非原來專門題寫的。

她說，去年這個時候溫家寶到北師大來看望大家，這次她來，午飯時見到他，她告訴他，今天會來北師大，他請她代問大家好。她重點談教育問題，說教育可以興邦，要大力培養優秀師資。還說她對北師大並不陌生，她當統戰部長期間，就幾次來過，看望鍾敬文、啓功等名教授。這回她身份不同了，鍾敬文、啓功教授也都已經離我們遠去，但他們的精神卻一代傳一代，造福學界。

在文學院會議室的牆上，便掛着魯迅、黃藥眠、穆木天、劉盼遂、李長之等人以及鍾敬文、啓功的遺像，紀念他們的貢獻。

在永一方

票房毒藥

關　平

東風西風

電台的朋友告訴我，香港立法會選舉前幾周，各大電子傳媒播放的候選人競選論壇節目，原來都成爲票房毒藥，收視收聽率慘不忍睹。電視台凡是播放這些辯論節目，觀衆輕則離座做點其他事，重者轉台關機，總之，觀衆寥寥，怪不得候選人大多數面目模糊，大家印象不深。

收視率偏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辯論質素太低，我嘗試扭開收音機聽過幾段，有候選人不斷重複讀參選立場政綱，毫無新意，有候選人借題發揮，攻擊別人的立場政綱，乘機翻舊帳，儘管被攻擊者多番解釋，攻擊來來去去都重複幾條。最要命的，是這些論壇沒有什麼辯論規則，沒有明確規定辯論時要逐個發言，不能打斷別人。有時，甲候選人正在答辯，乙候選人又高聲打斷詢問，丙候選人又加入戰團，幾個人幾把聲齊齊呼喊，其混亂吵鬧更甚於街市，結果往往是大聲者勝。

我不知道是論壇訂立規則者缺乏經驗，還是參選者未受過辯論訓練？結論是，這些論壇吵鬧混亂，話題沉悶缺乏內容，連咱們上中學時開辯論會的水準也及不上。

至於參選人質素參差，論壇又規定每人輪流發言，結果有些人語無倫次，或者離題甚遠，純粹浪費聽衆時間，倒是選舉論壇另一問題了。

奇怪的記憶力

阿　濃

南墻集

記憶力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小孩子的記憶力好，但兩歲前的事我們幾乎忘記得乾乾淨淨。老人家的記憶力差，上午的事下午已經忘記。有時連吃過飯沒有也會忘記，更不要說服過藥沒有了。因此要有排好日子和次序的盒子給他們裝藥。可是數十年前的事他們又可能記得清清楚楚，這叫「舊事不忘近事忘」。

每個人有他擅長的記憶，又有他不擅長的記憶。我記古典詩詞的能力不差，不一定整首能背，但人家說上句我總能說出下句。內子對此很佩服，但她有一樣記憶力驚人，她能記得二十年前用多少錢買的那台冰箱，十年前多少錢買的那座電視機。有一位朋友記性不算差，許多事情的經過她都能細細說出，可就是記不起事件中人物的名字，要補充介紹：他是某某的阿哥，很胖的那個，在銀行工作的……要別人知道她是說誰，代她把名字說出來。

我中學時一個同學短暫記憶極佳，考試前翻翻書便能夠答題。每考完一科，他拍拍自己的腦袋說：「中國歷史快飛走……」或者「世界地理快離開……」他要騰出地方去記憶另一科。而果然，試考完之後，所有硬背下來的東西都忘記得一乾二淨。

閫閫新天地

各盡其責

勞工子弟中學　中七　李思靈

電視廣告、劇集節目，這些都是時下年輕人彼此溝通了解的媒介，很多人會模仿從電視節目所得到的訊息，令社會上形成某一種風潮，牽引着年輕的一群，更慢慢地令社會的道德標準不自覺地作出調整。

然而，現今的不少大衆傳播節目，傳遞的往往是錯誤的訊息。舉例說，談到愛情，「離婚沒有什麼大不了」、「要嫁個有錢人」、「一夜情不是罪，不應感羞恥」、「未婚媽媽是堅強的」等等語句和觀念，都是通過不同的傳播媒介而散發，並因此而令青少年尋找到認同，導致成年人與青少年之間的溝通出現不少問題。

不少青少年以爲凡事都有如那些電影、劇集所描述般，可以輕易、順利地面對和過渡；但事實並非如此。

當現實中年輕人面對個人能力不能解決的難題時，若未能獲得即時的幫助，他們不懂得尋求不同方面的協助，卻去選擇一些愚蠢的、而且沒有回頭路可走的結局。因爲他們的眞實情況並不像電影、劇集裡所講的那麼簡單和容易應付，從而令他們感到迷惘，並最終選擇了逃避。現今的不少悲劇正是由此而起。

作爲大衆傳播媒介的工作者，作爲電影、電視行業的創作人，應該運用自己的工具把現實中的悲劇源頭展示出來，並加以引導剖析，藉故事人物的行爲取態糾正流傳於年輕人思想中的錯誤觀點，令他們得到正確的資訊，樹立合乎道德的正確價值觀，爲避免悲劇循環往復不斷重演而盡自己的一分力量。

作爲新世代的年輕人，更應拓寬自己的眼界，清楚區分夢工場與現實的狀況，培養正直的品德和良好的價值觀，維護高尚的社會道德風氣，勇於面對困難，敢於正視前路的挑戰，這才是得以健康成長的基本條件。

「穿梭的榕樹」高級組優異獎

瑪利曼小學　五年級　李顥恩

（綠色力量、新創建集團合辦「港人・港樹・港情」保育活動之「穿梭的榕樹」巴士車身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誤　會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中一　黃俊傑

朋友之間相處，常常會有很多誤會。不過，有些誤會可能讓人失去很多珍貴的東西，就像在五年前我和一位朋友發生的那次誤會，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失去的是一件多麼寶貴的東西。這件事情，直到現在想起來，就好像在昨天發生的一樣。

記得那一天，我和哥哥以及他的幾個同學一起放學，途中，我哥哥突然拿出一包香煙交給我，叫我拿着，然後他就離開了，我呆了一會，這時，碰巧我最要好的朋友黃文彬遠遠地見到我。

這一下我可慘了。他怒氣沖天地走過來，氣憤地說：「我看錯你了，你竟然吸煙！以後我……我和你的友情、感情就此結束了。」

「我……我……我……」心虛之下，我被他的一頓搶白弄得說不出話來。

「我什麼我，你還有什麼好說的嗎？」他一轉身便走掉了。而這時我的眼淚才懂得慢慢地流下來了。我哥回來了，看了我一眼，說：「怎麼了？」

「我被你害慘了，你叫我拿着這包煙，結果被我最要好的朋友看見了，他以爲我吸煙，說以後也不理我了。」

我跟黃文彬的友誼就這樣結束了。雖然後來我幾次找他，想跟他解釋，但是他都很冷淡，不願意聽我說話。

過了不久，有一天黃文彬竟然主動來找我。一見到我就說：「對不起！我已經知道我誤會了你。」

我說：「算了，已經過去了，我們的感情可以重新開始嗎？」

他說：「當然可以。」

我實在太開心了，眞摯的友情是最寶貴的。

朋友之間的誤會也許是人生中常有的經歷，但這一次的誤會令我體會到如果失去了一個正直的朋友那是多麼的不值得。這件事情令我至今難以忘懷。

繁忙的暑假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五年級　倫卓怡

終於放假啦！

你可知道我的暑假一共有多少天假期麼？整整四十九天！

不過，不用羨慕我，請看看我的暑假生活吧：

報名參加的活動有：小司儀培訓班、U計劃小組、布偶天地……還要應付老師排山倒海地派發下來的暑假作業：中文、英文、數學、作文……

媽媽總會說：暑假了，你空閒得很，要多閱讀。於是，她爲我訂購了兩份中文報、一份英文報，還緊迫盯人地強迫我閱讀、剪貼、寫報告……

別以爲只是這些而已，媽媽還「鼓勵」我參加了暑期網上練習班「i-exercise」……

這個暑假，只有一個字：忙！

伴我成長

靈糧堂怡文中學　中六　區雪凝

筆中情

夕陽的餘暉，爲整個林村蓋上一層金黃的面紗。村口一棵碩大的榕樹，亦被餘暉映照得懷舊典雅。這棵蓊蓊鬱鬱的榕樹，不知見證了多少滄海桑田的故事和多少雄偉壯麗的神話。榕樹的根，億億兆兆，從樹下伸延開去，縱橫交錯，是穩固可靠的依偎。榕樹的枝幹，垂下一條條的氣生根，黃褐色的，是語重心長的父親。

我是在榕樹的樹蔭下長大的。兒時，父親最愛拉着我，到榕樹下的長椅坐下，一邊聽着仲夏的蟬鳴，一邊訴說泛黃褪色的往事。榕樹下的長椅是用大理石做的，被榕樹的影子包圍着，浸涼浸涼的。父親兒時生活貧窮，也許吃了太多苦，他總嘮叨：「我不盼望你將來變得富有，只要你用功讀書，做個能幹的人，撐得起整頭家，我便安樂了。你要像榕樹高挺撐起整片天空那樣，做個堅強的人。」

偶爾，我覷着村口這棵榕樹，總想起父親一直在爲我遮風擋雨。

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但我害怕錯過任何課堂，沒有理會父親的叮囑，仍然趕回學校。到了放學時我已渾身乏力，天空還下着雨。當我想到要轉兩次巴士、走一段路才能回到家時，更感頭昏腦脹。就當我恍恍惚惚在村口下車時，竟看見父親佇立在榕樹下，撐着傘在等候我。遙遙看着龐大且茂密的榕樹，映襯着父親形鎖骨立的身子和稀疏的白髮，我的眼眶泛紅。一股溫暖的感覺湧上心頭，掩去了所有疲倦。

每逢晚歸，父親都會站在村口的榕樹下等我；他總怕晚歸的我會肚子餓，所以先到陳伯的店子買來我最愛的燴番薯。每一次，父親與我坐在榕樹下的長椅，一邊嚼着熱騰騰的番薯，一邊數着樹梢間閃爍的星塵。我還會向他訴苦，說學校作業多沉重、時間多緊迫、競爭多劇烈……

父親安慰我的總是同一番話，聽來總是嘮嘮叨叨的，從小時候的記憶開始，他對我說的話，內容沒有改變，語氣沒有改變，神情沒有改變。然而，就在我們共聚在榕樹下的時光中，我將成爲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學生了；父親，卻老了。只有榕樹依舊屹立在村口，挺起粗壯的枝枒，撐起香港的一片天空。

如今，我又一次來到榕樹下，扶着父親，一起昂首看着天上淡淡的雲朵，在夕陽的餘暉中，迎接那瞬息萬變的瑰麗。雖然，父親再沒有說那同一番話了，但當我仰視着榕樹享受着它的護蔭時，總會想起父親在樹下的影子，縈繞不去。

父親那語重心長的話語，和榕樹一樣一直伴着我成長。

（綠色力量、新創建集團合辦「港人・港樹・港情」保育活動之「榕榕細語——大城市小故事」徵文比賽高級組優異獎。本版略有刪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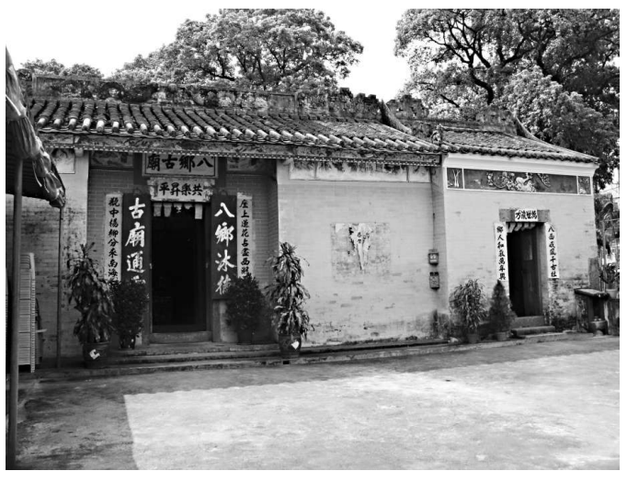
八鄉古廟

徐振邦

古蹟導賞

以前住在鄉村地方的人，習慣上都會設立很多祭祀場所。即使時至今日，香港新界的鄉村裡，仍然有不少祠堂及廟宇等地方供鄉民舉行傳統祭祀活動。

位於八鄉的上村，有一間古廟，稱爲「八鄉古廟」，以供奉觀音爲主。這間廟是這一區內的主要廟宇，當地許多鄉村的傳統活動都在這裡進行。古廟現時已被列爲二級古蹟，每天都會開放給人們參觀。



▲位於八鄉上村的「八鄉古廟」

藍田的屋邨

陳志華

談街談地

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間，政府爲所有樓齡超過五年的公屋進行全面檢查，發覺不少樓宇的石屎強度均未達標準；其中有二十六座樓宇的情況更是達致不能接受的「惡劣」程度，有即時倒塌危險。藍田邨的第十二座、十三座和十七座在一九八五年被納入「二十六座問題公屋」名單中。因此，十七座率先清拆，而其餘各座也陸續清拆重建。

整個拆卸工程在二〇〇二年完成，拆卸重建後，藍田邨原址已分拆爲三個屋邨及一個屋苑。原先的藍田（三）邨現爲平田邨、藍田（二）邨現爲安田邨、啓田邨及康逸苑。三個屋邨地理位置十分鄰近，因此不少邨民仍把這三條屋邨合稱爲「藍田」。實際上，「藍田邨」已不存在多年。

平田邨前身爲藍田邨第十六座至第二十四座。第十六座至第二十座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落成；第二十一座至第二十四座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落成。現在，平田邨樓宇以平爲樓宇的主語。如平信樓、平仁樓、平旺樓、平誠樓、平眞樓、平善樓和平美樓等。安田邨前身爲藍田邨第十五座，在一九七〇年落成，約在二〇〇二年展開清拆工程。二〇〇五年，兩座新樓宇落成分別是安健樓和安麗樓。啓田邨有三座和諧一型樓宇，分別是啓仁樓、啓信樓和啓旺樓。

藍田區除啓田邨、平田邨、安田邨外，還有德田邨和廣田邨。這兩條屋邨並非建在昔日藍田邨原址上，是後來新建的屋邨。